

# 彌足珍貴的回憶錄

編者

二十一年前的今天，成都防衛總司令，兼第三軍軍長盛國輝（文）將軍，在共黨報紙迭次宣稱「盛文已被格斃」之後，突然在羅湖出現。他化裝為平民，順利通過共軍和港警的檢查，自羅湖再度搭車逕赴九龍，臨上車的時候，他買了一份香港大公報，赫然看見兩行大字標題：

「劊子手的下場

盛匪被格斃」

於是他昂然入車，找了一個座位，坐下來細讀那則香港大公報的航訊。當時他內心只有可笑的感覺，——「我已快到香港，而匪報尚謂我被格斃，真是自我陶醉，自欺欺人！」

兩小時後盛文將軍安抵九龍，渡海到香港後，找了一家小旅館——南屏旅社住下。他立刻打電報呈報時任參謀總長的顧祝同將軍，報告他已脫險抵港，擬即來臺。第二天，臺北各報競以顯著地位刊出此一令人興奮的消息。全臺軍民一方面為盛文將軍的衝出鐵幕額手稱慶，另一方面又再度認清了共黨的虛偽宣傳伎倆，反共名將盛文，再度重擲共黨一記耳光。

盛文將軍，曾經是功著旂常的胡宗南上將的戰鬪夥伴，老參謀長，大西北的方面大將，尤其是共軍的剋星。抗戰，戡亂諸役，功勳彪炳，力挽狂瀾。他半生戎馬，席不暇煖，赫赫戰功之中最為人稱頌者，如民國三十二年夏，奇兵突出，一舉殲滅甘肅漢回番等巨匪五萬餘衆，擒斬其渠魁張英傑、劉羽、馬福善、勒巴佛等，從遜清咸同年間迄至當時的甘肅匪患，自此收平。又如民國三十六年盛氏出主胡宗南將軍戎幕，以五日進軍攻克中共盤踞達十三年之久的赤都延安，使全國士氣民心大為振奮，造成頻年迭次剿共戰役中最輝煌之勝利。至如民國三十八年秋，共軍劉伯承部進犯陝省東南，國軍要隘盡失，損失甚重，川北陝南震動。也是由盛文將軍率部馳援反攻，幾經鏖戰，殲滅共軍三師之衆，戰局賴以轉危為安。

民國三十八年多，共軍席捲華南，然後轉折向西，進窺西南。當時共軍劉伯承、林彪、賀龍、彭德懷等挾六十萬之絕對優勢兵力，會攻巴蜀。盛文將軍經行政院會通過出任成都防衛總司令，那真是受命於艱危之際，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，可是盛文將軍却能孤軍奮戰，與數倍之共軍激戰兼旬，堅守成都一個多月，掩護中央各機關及地方忠貞之士從容撤出，方始奉命向西康方面突圍。沿途遭受共軍截擊，他所部的官兵慷慨赴義，為國捐軀，情況危急的時候盛文將軍曾兩度拔槍自戕，終被部下阻止。那一支孤軍轉戰川康，一直戰到最後一人。盛文將軍因為數度被中共調言「劊子手盛文被格斃」而激怒，他不信共產黨的那，隻身一人自緹騎四出，到處搜捕的鐵幕中衝了出來。又一次施共黨虛偽宣傳以嚴重的打擊，成為轟

動一時的大新聞，盛氏的令侄盛英傑且因掩護「戰犯」的罪名慘遭中共槍斃。所以，盛文將軍這一段驚天地而動鬼神的經歷，不僅是鐵馬金戈，慷慨壯烈，而且充滿了忠孝節義的中華民族精神，在總統號召全國軍民反攻大陸，再掀起辛亥革命高潮的今天，基於「前事不忘，後事之師」之訓，盛文將軍這一段「痛定思痛」，極不平凡經歷的發表，誠可謂之為當代最重要的歷史文獻之一。承盛文將軍將他此一彌足珍貴的回憶錄在「中外雜誌」發佈，編者尤願在卷首表示由衷的謝意。

盛文將軍，字國輝，現年六十三歲，籍隸湖南長沙。中央軍校六期，陸軍大學十一期畢業。他從團旅師長海升參謀長、軍長、警備司令、成都防衛總司令。戎馬半生，抗戰、剿匪各役，無役不從。而且卓著勳猷，功在國家。他曾在胡宗南將軍的三十四集團軍總司令部、第一戰區長官部和西安綏靖公署，三度出任胡將軍的幕僚長，又曾在師長、軍長、指揮所主任、防衛總司令任內，四度隸屬於胡宗南將軍的指揮系統，統率師干，殺敵致果。即此兩端，可見胡宗南將軍對於盛文將軍的倚畀之深，信任之專。賴胡、盛兩位將軍的通力合作，運籌帷幄，方始有民國三十六年春，盛文第四次擔任胡將軍所主持的西安綏靖公署參謀長時，匠心獨運，出敵意表，一舉攻克中共延安老巢，捷報迅即傳播於世界各地。

盛氏不但智勇雙全，馭衆有方，而且性格豪邁，氣度恢宏。深嫻韜略之外，又復長於文事。即令在砲火連天的最前線，他也輒常手不釋卷，因此而有儒將之名。他來臺後曾著有「剿匪重要戰役之追述與檢討」，由國防部頒發各部隊研究。但是這部重要著作，由於軍事機密關係，對外間不能公開。所以，盛文將軍問世的著述，仍當以這一段回憶錄為首篇。

三十八年的冬天，中共幾已席捲整個大陸，中央各機關由南京而廣州，而重慶，而成都，十一月二十三日，行政院會議決議，組織戰鬪內閣，隨軍行動。然而，同日桂林失陷，第二天，綦江告失，以共酋劉伯承、彭德懷、林彪、賀龍為首的六十餘萬共軍，不僅打開了四川南方的門戶，尙且在以壓倒性的優勢兵力，進犯巴蜀。十一月三十日，重慶易手，十二月一日起，成都保衛戰正式揭幕。共軍南自重慶、合江、宜賓，北自佛坪、鳳縣和武都，兵分六路，進攻箭頭，指向擠滿了中央各機關人員，民心惶惶不可終日的四川最後據點——成都。

整個四川境內是一片紊亂，由於多年以來，西南軍政弊害的積累，大陸頹勢的滙聚，叛異遽起，變生肘腋。兵力殘破，戰場隔離，處處陷於孤絕，時刻產生危機。幾乎沒有任何人認為西南大局可以挽回。

但是，成都城裏城外，磨集着亟欲逃離大陸，不甘中共奴役的政府首長，中央民意代表、機關職員、忠貞人士，由於早在十一月九日，中國、中央兩航空公司的負責人，率領叛徒，駕駛十三架客運飛機，飛往北平投匪，使各線空運，幾告中斷。在成都憂心如焚，等候撤退的人們，就唯有翹首雲天，渴盼着空軍運輸機的出現。飛機少，撤退的人又如此其多。大家心目中，唯一的指望，便是成都外圍前線，居於絕對劣勢的國軍，能够多撐一些時候，不過，任何人都知道，那是強人不可為而為之，等於在要求奇迹的出現。

時今在臺灣，從成都圍城中僥倖逃離虎腦的人士，當不在少。回憶當年焦灼徬徨的心情，猶將心有餘悸。然而，有誰獲知今日之自由與安樂，當年會由成都防衛總司令盛文所率領的孤軍，付出了多麼慘重而深鉅的代價？

以下，便是盛文將軍根據當年日記，所作的一篇真實報導。時間，是從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，直到三十九年二月十二日止，前後將近兩閱月。地點，則自成都而穿越川、黔、鄂、湘、粵、港，而抵臺灣，遶經西南、華中與華南。